

散·文·集

留住鄉愁

巩勇 著

李建題



作者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
他以新闻人的敏锐，
惯用文学的笔触，
加上学者的缜密思考，
饱含深情地书写了故土
的乡风民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留住乡愁

巩 勇 / 著

(节选版)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号

责任编辑：袁国平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68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字数：189千字

ISBN 978-7-80223-963-0 定价：28.00元



序一 也是乡愁

楚水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闻一多《七子之歌 澳门》

新闻学博士、闻一多先生湖北浠水的乡邻、我会常务理事巩勇的《留住乡愁》就要出版了，他很含蓄地和我讲，想让我写上那么几句话。这对我来讲简直就是三伏天，一口气喝下几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格瓦斯或北冰洋汽水，别提有多么清爽，有多么惬意了！因为承蒙巩



勇兄厚爱，对我的过多抬爱近乎于折杀，让我有点飘飘然，而不知何为天高，何为地厚，最后，也只剩下一肚子浓浓的乡愁。古人云：与德为邻。与巩勇兄相识，如同阅读这本《留住乡愁》，就像歌德先生所说那样：“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让你的心灵也洞然如一泓清泉，静水深流，清彻而宁静。

像闻一多先生戴着镣铐跳舞的诗句一样，巩勇的散文有一透彻却约束的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像《门前的花椒树》里自幼失聪的哥哥语不成句地短信：花椒树死。然后，由种树的父亲的年龄算出花椒树的年龄，进而又延展开来，想到了爷爷和这个家族的历史，最后终成一篇哀婉凄美的美文。特别是最后作者说，自己不敢写下怀念父亲的文字，然而却说：“老家的花椒树没了之时，父亲是否正在另一个世界种下了它？祈愿来年，它结下麻麻的花椒籽儿，给父亲和祖先们带去新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彻骨、最真切、最情真的文字。总之，读到这里，我已经热泪盈眶……

然而，扪心自问，乡愁究其是什么？从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那乡愁的无奈，再到于右任老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那无奈的乡愁。乡愁，这个沉重的词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承载太多太多不同的期待与重量。

戴着镣铐跳舞的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的乡愁，就“哀民生之多艰”、“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国仇家恨，是大大的国愁；“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老先生的乡愁，则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离愁别恨。一湾浅浅的海峡隔断骨肉同胞，血浓于水，回归祖国却是一种漫无涯际的期盼与等待，



这更是另一种放大了大大的国愁家愁。因此，乡愁，绝对不是像诗人余光中老先生写的那么浪漫，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或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因为这承载不了太多太多生命之中不可承载之重，和天涯游子的心灵栖宿。因为是中国梦的源头。那么，该怎么承载与担当今天这浓浓的、时时涌上心头的乡愁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知道自己的来路，不忘初心，才能留住这种乡愁情结，也是我们伟大复兴的民族出路，我想这也是天涯游子乡愁的归宿。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姓？我已经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朋友，只要你打开巩勇先生的《留住乡愁》，你就会很自然地哼起了闻一多先生这首澳门回归祖国时，改编为歌曲的《七子之歌 澳门》，因为，书里流淌的全是这种弦律，让人仿佛看见巩勇最朴素的、最简单的心跳，都连接着故乡的土地，一波一动都在故乡的梦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最后，祝贺祝福巩勇——这位闻公一多的乡邻，这眼含泪水回望家乡的热血男儿，一定会百尺竿头，更上层楼。还会有更多更多像《留住乡愁》这样滋养人灵魂的文字，留住善良和梦想，滋润我们的心灵！期待着，期待着巩勇兄！

（楚水，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神州》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序二 记住乡愁和民族责任

韩永强

乡愁是什么？在以《乡愁》而动容天下的余光中先生那里，乡愁是那一弯浅浅的海峡，还有那一张窄窄的船票；在傲骨铮铮的浠水先贤闻一多先生那里，乡愁是乡亲们端午节时对屈原的呼唤，还有那“半个湖面倒映着的故乡蓝蓝的天空”。而在当代新闻、文化双栖的学者巩勇那里，乡愁是故乡门前的花椒树，是浠水包面、锅巴粥和小麦酱等故乡的味道，更是对故乡浠水亲人的思念，对故乡先贤的缅怀和敬仰……

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乡愁都根植在民族的血



脉里，乡愁都铭刻在游子的心窝里。

品读巩勇的《留住乡愁》，我们都会心底荡漾出自己的乡愁，都会在乡愁的悲欢离合中，或者遥望大海那深深的蔚蓝，怀想海的那边是故乡；或者仰望天空，脱口而出“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思念床前的月光，母亲的模样；或者闭上眼睛以乡愁为入口通过时空隧道，温习故乡的明月清风，走进历史的回放……

在《留住乡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文化、新闻学者成功的原动力就是对故乡的思念。

没有乡愁就没有梦想，没有乡愁我们就不会仰望星空，就不会激发出创造的豪情，就不会勃发图强的力量。每个人都有了梦想，每个人都有了激情，中国梦就会真实而具体。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就会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我们对民族的责任，记住我们前进的方向！

（韩永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家，高级编辑。）



序三 我为小白杨礼赞

甘茂华

亲眼看着一棵小树苗，长成一棵小白杨，真是让人欣慰和快乐的事情。很多年前，巩勇在湖北宜昌上班的时候，还是个青涩的文学青年，常拿着习作找我提意见。转眼之间，巩勇历经磨炼，从宜昌走进北京，但仍然不忘初心，终于成长为一个新闻与文化的双栖学者。沐浴着阳光雨露，这棵树扎根大地，还会继续长高长大，长得枝繁叶茂，长出一个春天。

巩勇的散文集《留住乡愁》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见证了他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跟随他一次次回到故



乡，高高的鲁湖桥，镇上的闻一多中学，巴河古渡，鄂东粮仓等等。那是回望的乡愁，更是一代人的梦。

巩勇注重的不是田园牧歌式的风景，而是故乡的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写一对夫妻老师，实际上写他们是乡村燃灯者。他写故乡寂静的田野，关心的是联系着国计民生的环境保护事业。那些飘逝的烟火，透心的菜香，清亮的阳光，以及斗转星移的乡村岁月，所有的日子都浸泡在乡土文化的传承之中。

巩勇的散文质朴而有灵性，厚道而有慧心，其语言简而素，寥寥数笔就描出了画面，其生活积淀厚而细，一段叙事便令人咀嚼和回味。

正像来自他故乡的诗人闻一多所说的：“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因此，我为小白杨礼赞，祝愿巩勇的文学之树长青不老，连天光，接地气，永远充满爱的诗意。

（甘茂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散文家，词作家。）



目 录

序一 也是乡愁（楚水）

序二 记住乡愁和民族责任（韩永强）

序三 我为小白杨礼赞（甘茂华）

01	门前的花椒树·····	1
02	巴河古渡口·····	6
03	金戈铁马浣水男·····	11
04	风雨老屋四十春·····	18
05	掇进掇出一碗酱·····	24
06	梦回故乡小山村·····	29
07	耕读传家好乡风·····	34
08	明朝那些浣水人·····	42



09	故乡的端午节	50
10	考出故乡向远方	62
11	羽扇纶巾浣水笔	69
12	夏日赏荷	75
13	一对进城的老夫妇	77
14	午夜赏兰	79
15	麻雀家族	81
16	做更好的自己	83
17	回忆搞“双抢”	85
18	落日熔金	88
19	漫话“打亲家”	90
20	好吃不过包面	93
21	又爱又恨是红苕	98
22	几嫌锅巴粥吃	102
23	故园高粱红似火	105
24	插旗山下“打”电视	110
25	生长文字的土地	114
26	坡上三棵树	117
27	闲话捡柴和扎把子	120
28	和平老街	124
29	无鱼不欢话楚菜	128
30	中秋月儿圆	136
31	贫贱的乡村夫妻	141
32	闲话乡村爱情	145
33	乡村郎中“先生爹”	149



34	一身是宝说丝瓜·····	152
35	那些写诗的日子·····	158
36	安居京城不是梦·····	163
37	乡村燃灯者·····	167
38	有凤来仪·····	171
39	父亲留下的账本·····	175
40	故乡糯谷美食多·····	178
41	那些年吃过的糖·····	185
42	丰年留客足鸡豚·····	192
43	瓢大爷纪事·····	198
44	乡村种烟往事·····	203
45	一杯清茶忆父亲·····	207
46	絮语我的细爷·····	212
47	母亲是一条河·····	216
48	故乡的霉豆渣·····	221
49	南行归来散记·····	224
50	那些落雪的日子·····	227
51	猪都丢哪儿去了·····	233
52	地铁上的码字人·····	238
附录：闯进新闻殿堂的追梦人·····		242
后记：我有迷魂招不得·····		248

01 门前的花椒树

几周之前，哥哥发来一条短信：“花椒树死。”他因百日咳误诊，注射过量的链霉素导致自幼失聪，从未上过一天学，只能发这种类似电文般简单的信息。

我每周都要和母亲拨通电话，至少一次，多则两三次。妻说我闲话太多，哪有那么多的话？我说，农村空荡荡的，连个“搭嘴儿”（说话）的人都难找。反正家长里短，诸如猪肉又涨价了，县楚剧团送戏下乡来了，安徽霍山县巩姓家门派人来寻根问祖了……

于是，我专门致电母亲——

“花椒树死了吗？”

“死了。上头刺太多，连做柴烧也怕……”

“外头花椒木可以做成手杖卖，去掉刺儿就好了。”

“不行，树中间虫蛀空了。朽了，冇得用了……”

放下电话，我沉默良久。想一想，父亲种下的这棵花椒树，在我老家门前生活了多年，也该老了。父亲一走，也满十一年了，花椒树龄应在十五年左右。

鄂东浠水，原来就没有花椒树种，本地人没有吃花椒的饮食习惯。我第一次吃到花椒的印象，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到湖北三峡工作。嚼在唇齿间，还记得又苦又麻和一股清凉的感觉，我差点没吐掉。正如我第一次吃苦瓜炒肉，差点想责怪单位食堂的厨师，瓜都坏了，还卖钱？这是基于儿时吃甜甜的葫芦、瓠



子等瓜果的经验判断。

三峡地区是川鄂两省接壤处，饮食习惯趋同，普遍口味是又麻又辣。我生于乡间，如遍地蒿草，适应力极强，很快就爱上了这口“麻”味儿。

那时我生活的军工单位基地，房前屋后生长了不少花椒树。记得儿子三岁那年，我们回老家过春节，岳父母特意装上两株带泥土的花椒幼苗，说常吃花椒好，可以明目驱虫。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看报、种树种竹。家中常年有《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人民画报》，他引导孩子们奇文共赏。而庭前院后，遍地都是他亲手植下的桂花树、香樟树、桃树、橘树、毛竹等等，郁郁葱葱，掩映着黛瓦红泥房……

记得那是 2000 年腊月，邻近过年。历经艰辛，我带着大包小裹，妻抱着儿子，摸黑回到小山村。一家人正在灯下盼着，父亲见到孙子，抑制不住高兴，说话的嗓门也高，笑声也多。这个人丁不旺的一家之主，自有其隐痛。

我家几代单传。爷爷是独子，一姐一妹。他是自小被娇惯的老辈乡村读书人，也软软弱弱了一辈子。早逝的曾祖父留下一些田产，却在爷爷手上如出纸牌一张张散失，最后竟会偷偷捡别人扔掉的烟头抽两口，一副可怜兮兮的狼狈相……

听父亲说，他的三个哥哥姐姐都快成人了。而生在贫寒之家缺医少药，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鲜活的几条生命如花草般先后萎谢了。父亲是老幺，老家叫“细落儿”，于是格外金贵。奶奶一辈子信佛，常年病怏怏的，晚年还短暂精神失常过，父亲为此送她上医院治过病。和一个怯懦的老先生过活，小脚女人巩张氏的命运够苦的了。还是幸得菩萨保佑，父亲顽强地活了下来，最终享年 59 岁，



才有了这一家族的传承……

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国运紧密相连。爷爷不善经营生计，一辈子穷得“鼻脓嘴歪”，苟且求生。还差一点被恶人小队长定为“破落地主”成分。父亲忍无可忍，为此和当队长的大房堂兄叫了板，众人劝阻，才算平息。

爷爷的命运颇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先生。我记得他是腊月三十走的，无疾而终。他床铺上的垫草，在村口干涸的鱼塘中央烧了，一缕轻烟，留下一大堆黑黑的草灰。三天过年，不发丧。父亲和我守着无声无息的爷爷，睡了三个晚上。正赶上殡葬改革年代，大年初四，小队的手扶拖拉机冒着烧柴油的黑烟开来了。一大早拉到县火化场，下午拉回了一个大陶罐，在祖坟山埋下，最后变成了家谱上几行模式化的字符。

爷爷留下的一大网兜的《幼学琼林》等私塾教材，还有他毛笔小楷的抄经，是我家文脉流传的证物。父亲因贫辍学，初中肄业。回乡当过拖拉机手、民办教师，最后以“文化人”先后当了大队干部——出纳、会计。

三十多年来，大队机构一会儿合并，一会儿拆分，干部调整了好多回，父亲都幸运地留下了。他很低调，低得和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般高。人们说他不像个干部，从没穿过呢子大衣，没有钉铁掌的皮鞋，没有镶过大金牙，也从没在大会上讲过话，作过指示。他主要干财务、储蓄工作，还干类似大队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工作，默默为甩手的领导们“揩屁股”……

其实，熟悉的人都知道，父亲口才很好，书法也好。兴之所致，吟风弄月的几句打油诗也蛮有味儿。乡亲们说他，有一肚子的故事，几得人爱，不像那些个搞七搞八的“官油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但凡城乡各级公家单位，每年订阅党报党刊是一大笔固定开支。要是不订报刊，乡村邮递员连往来的信件都不大乐意来按时收发。我记得那骑着邮电绿色自行车的年轻人，大约每周来一次。一大包报刊，“呼啦啦”撂在办公桌上。那时一份《参考消息》众人抢先看，其他的报纸少有人问津。而过期的报纸，一是受宠为过春节包扎红糖作为礼品送，二是沦落为厕所用纸。

父亲的眼光很远，总是下班后精挑细选几页党报党刊，用红笔圈几篇文章带回来，让我完成他即兴的“阅读理解题”，答不上还要受到批评。记得湖北鄂州和我同龄的刘倩倩同学，9岁时因一首《你别问这是为什么》的诗歌，荣获了一项国际大奖。父亲念着念着那则新闻和小诗，羡慕得“馋儿滴”（口水要滴下来），我听着听着，头低到了胸口……

父亲像岩缝中的小草，不贪占阳光雨露，却竭尽全力用他的根系来输送营养，助推我成长。“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父亲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生前我获得了新闻学硕士，他走后我获得了新闻学博士。我是他倾心种下的一棵小树苗，等我枝繁叶茂之时，他却大步追赶爷爷奶奶，化作了一个冷冰冰的土堆，堆积成我心头化不开的痛楚……

父亲用知识浇灌我的头脑，用泥土养护门前的一片树木，这是一个卑微的农民的大智慧。

再说从三峡带回的花椒树苗，作为亲家的礼物，父亲第二天就精心种下。他还兴高采烈地说，日本首相赠送中国的树种，周总理要求种好，回访时还专门给首相拍照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各种层次的情谊都要用心呵护。父亲因为懂得，所以极有人缘儿。



后来，一棵花椒树被人无意毁坏了，另外一棵则长得格外壮硕，不过两三年功夫，就开花结出花椒籽了。多年以后，树干长有两米多高，枝枝桠桠很茂盛，红的绿的花椒结满枝头，引得鸟鹊儿闻着香味儿来啄食。外出走南闯北打工的乡亲们，吃得惯麻辣味儿的，随时可以来讨摘一些回去备用……

这十多年来，这棵花椒树的“产品”，辗转送到我不断迁徙的家——宜昌的家、武汉的家、北京的家。父亲的劳动果实，在他走后，更是成了我的念想。每年母亲亲手晒干的那一粒粒花椒，在我下厨时大把大把抓起，洒进锅里翻炒。我不敢过心想，一细想，那颗颗籽儿，像我眼窝中储存的泪珠儿，会“吧嗒吧嗒”滚落下来，我会不由得思念起种树的亲人。

人会老，树会枯，这一切不过是自然现象。今春的清明节前，我早想着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字，却迟迟不敢写。我怕极了伤痛，怕重新揭开疤痕的痛苦，怕我会失控大哭，也怕惹得天堂中的父亲不高兴……

老家的花椒树没了之时，父亲是否正在另一个世界种下了它？祈愿来年，它结下麻麻的花椒籽儿，给父亲和祖先们带去新的味道！

02 巴河古渡口

小时候，父亲母亲带着我去看望“家爹家婆”（家念作嘎，指外公外婆），总要经过一座高高的鲁湖桥。记得我怕得要命，紧紧牵着大人的手，小步快挪，生怕正走在上面，桥会轰然坍塌，万一我落水淹死呢……

我多少有点杞人忧天。然而，风吹雨淋，年久失修，几年后的一次大洪水，真的冲垮了石桥。原址上游不远处，多了一个渡口。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艄公，摇着木船往来接送。我蹦上船头，投上两毛钱，可以享受一段如摇篮般的航程……

故乡浠水，素有“鄂东粮仓”的美称。北倚巍巍大别山，是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南临长江，浩瀚无比的长江中间分界，鄂州、黄石隔江遥望。境内的浠河、巴河、蕲河、策湖、望天湖、芝麻湖等纵横交错，津渡相通。

“鱼米之乡”长大的孩子，对渡口有一份特殊的情愫。记得暑假时，父亲曾专门带我坐机帆船横穿望天湖，他一边在桨声中采摘菱角和绿荷，一边讲述着湖畔名人——陈沆状元和闻一多先生的故事，不知不觉偷闲半日。这样体验式的乡土文化传承，让我神往外面更精彩的世界。后来，中学课本上读到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我更渴望从故乡的某个渡口，驶向那人人怡然自得的“桃花源”。

高中三年，我来到了镇上的闻一多中学。趁着周末，我和同学



们多次漫步巴河下街，顺道儿走上长长的河堤、江堤，迎着呼呼的江风，挤进古渡口上匆匆来往的人流，浸润在刚从大汉口、大上海带来的气息之中……

巴河古渡口，在黄州与浠水接壤的界河一侧。一河分两县，河叫巴水河，简称巴河，与巴人有历史渊源。据县志记载，东汉建武23年（公元47年），曾移巴蛮人于此。巴河的民风自古彪悍，至今本地独有的传统艺术——天狮表演，犹有巴人尚武好斗的遗风。

古渡始自何时，无可考证，想必也有一两千年的来头吧。在渡口下游数百米处，巴水浩浩汤汤（念商），汇入扬子江。秋冬之季，河水浅浅，渡船刚调个了头，就是对岸。行人再穿过一片叫“荒五里”的开阔柳树林，就是黄州南湖大堤。而一到夏季潮涌，江面陡然抬高，倒灌入河，荒五里尽成泽国，一大片柳林如秧苗栽在水中，“突突突”的机动渡船可直达对岸的南湖堤岸。

黄州南湖，是个小地名。但对于渡口这边的巴河人而言，却是个极有诱惑力的地方。我在闻一多中学念高中时，不少老师课堂上会插叙，你们差生能考到河对岸读书，就是大造化。原来，过了南湖大堤往西走，周边是个小的平原，星罗棋布着黄冈市的几所中专学校：农业学校、农机学校、财会学校、林业学校等等，还有一所成人大专学校——黄冈教育学院。

对于农村伢儿来说，当年就算最不济，能考入一所中专，也就能迁农业户口、分配工作，摇身一变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记得我的一个远方亲戚，迟到九月底才接到录取通知书，高三补习班也上了个把月。犹豫再三，老师又劝告，中专虽是鸡肋，但是万一复读一年，连个中专也考不上呢？最后还是不太情愿地回家去，办了升学宴上学去了。



如今，几所中专早已合并成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也并入了黄冈师范学院，名气也更大了。但是，他们两者加起来，也远不如本地一所高中在世人心中的分量——黄冈中学。

再说，古渡口的故事太多，诸如谁在渡船上邂逅爱情，谁不小心落水被救，谁少付了过渡费……如果一一道来，还是请历任艄公们现身说法，还原“渡船工作日志”，编一本《巴河古渡口年谱》吧。而我只讲讲古渡口两岸的六个名人。

——两位迁客爱浠水。唐会昌二年（842年）4月，因与宰相李德裕有隙，诗人杜牧外放任黄州刺史，在位两年半，会昌四年9月迁池州刺史。

同样命运的，元丰二年（1079年）12月，因“乌台诗案”，诗人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位四年多，元丰七年4月调任汝州团练副使。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两位大诗人，黄州官场失意之时，正是文学创作的巅峰期，永载史册。

杜牧有诗《兰溪》：“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后香。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

苏轼有词《游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不难看出，这些诗作都是涉足浠水的有力证据。郁郁不得志的封建官吏，时常往来渡口，邀上浠水的文朋诗友，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岂不快哉？

——河东河西两状元。有清一代，湖北共出了3位状元郎，依次是黄冈县刘子壮、天门县蒋立镛、浠水县陈沆。古渡口的两岸，



一个是刘状元，一个是陈状元，交相辉映。

刘子壮（1609-1652），清顺治六年（1649年）状元，授国史馆修撰。国初楚文大家，诗文俱佳，尤以时文著称，著有《杞思堂集》。

陈沆（1785-1826），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出任四川监察御史；清代律赋大家，试帖诗大家，被誉为“荆楚才子”，著有《诗比兴笺》《近思录补注》等。他是浠水陈氏家族“科甲传百年，诗书泽后世”的杰出代表。

无疑，古渡口对岸的刘状元一炮打响，对“聪明尽文字”的陈沆家族具有示范效应。然而，两位状元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站在古渡头，刘子壮（字克猷）同科进士周体观有诗《拔棹杂咏》：“不见当年刘克猷，西风吹泪过黄州。旧时江路能来否？落日招魂古驿楼。”

43岁的陈状元病逝于北京，最后一次过巴河古渡口，竟是灵柩归葬望天湖畔调军山南麓。不由得忆及陈状元《四十生日自惩诗》（之二）：“劳劳圣贤心，勉勉君父事。先零与后凋，须识天地意。”

——两位英烈垂青史。古渡口上游的黄冈县上巴河陈策楼村，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1896-1943）故里。1927年3月，他经巴河古渡口专程来浠水（时称蕲水）指导革命运动，并正式领导组建了中共蕲水县委员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古渡口下游的浠水下巴河闻家铺，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1899-1946）生于斯。他从古渡口走向武昌、清华园等地上学。赴美留学之前，一顶大花轿经过渡口，他遵父母之命迎



娶了表妹——黄冈县的高真女士。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师生南迁长沙，他最后一次从渡口回故乡。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此外，古渡口还来往过意大利和瑞典的西方传教士。清末民初，还有本县从此远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留学的热血青年，县志可查的留洋名人竟有二三十人之多……

幸运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古渡口踏上了前往武汉求学之路。那一天，恰好舟中遇见我的高中政治老师申建林去攻读武汉大学研究生，所以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大约2005年前后，巴河古渡口之上，终于建起了长长的公路大桥，叫巴河大桥。从此，车来车往，彻底淘汰了慢节奏的舟楫，巴河也靠近了武汉城市圈，来去更简单更快捷了。

斗转星移，如今的巴河古渡口已无迹可辨了。听高中同学孔文兵说，他家马岐山村中还有一块兀立的石碑，碑文大意是：光绪年间，两邻村争夺渡口经营权，黄州府最终裁定划归该村……

03 金戈铁马浠水男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的思绪就会飞回故乡——湖北浠水。好山好水好地方，那是一片生长庄稼的绿色江南，那是一片生长英雄的红色土地，那是我魂牵梦萦的桑梓地哟……

楚人自古有豪侠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浠水属于古楚地，男人大多血性十足，少有肉头肉脑肉脾气的。就连平素柔柔弱弱的婆娘，一旦惹怒了，花容顿时失色，挺着肚子“啖娘骂儿”，以楚调汉腔骂得人“花枝乱颤”。

记得儿时，乡间的说书人农闲时会表演《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传统评书，诸如三英战吕布、武松打虎、岳飞抗金等段子耳熟能详。

乡间的四时八节，唱庙戏唱祠堂戏，台上咿咿呀呀的汉剧楚剧，不是悲情戏，就是武打戏。调皮的孩子们，见到台上的打斗场面，才会安静下来，暗暗学习那一招一式的“武功”。

那些有孩子缘的老汉们，耐不住寂寞，也会串起十里八乡、祖宗八代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给村里的细伢们“挖白”（讲）：本地有人战功显赫封了公侯，有人力大无比举起了石碇，有人见打架就手痒痒……



故乡的方言语系中，安在男性头上的词汇，有这么几个精典的土话。其一，“果拐”，贬义词，“果”就是如此这般，“拐”就是调皮、捣蛋。其二，“果棒”，贬义词，“棒”的意思是桀骜不驯，容易挑起事端。其三，“钻急”，褒义词，就是头脑灵活、身手敏捷。

父母从小苦口婆心地教导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做人须忠厚善良，待人接物须和颜悦色，莫“果拐”“果棒”。出门在外，多留些心眼，凡事要放“钻急”一些，图个平平安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浠水男儿的血气方刚，叱咤风云，与这片神奇的土地息息相关。扼守鄂东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且看一部 1500 余载建县史，犹如漫漫长夜，兵连祸结，生灵涂炭。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苦苦抗争着命运，肩负家国重任，一代代传承着楚人“不服周”的文化基因，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浠水（古称蕲水）风云史——

公元 451 年，境内西阳“五水蛮”（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联合起义。

三国时期，吴国的孙策、周瑜在本县策湖训练水师。

公元 453 年，武陵王刘骏从巴河伍洲起兵，后即帝位，史称孝武帝。

公元 877 年，王仙芝、黄巢率农民起义军攻占蕲州（含浠水）。

公元 1351 年 8 月，反元的红巾军在蕲州起义；10 月，徐寿辉以蕲水清泉寺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

公元 1353 年 12 月，元军攻陷蕲水，红巾军退避沔阳湖和蕲春山中。徐寿辉后被部属陈友谅谋杀。

公元 1643 年 3 月，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克蕲水。



公元 1645 年，蕲黄人民结寨拥明抗清，修筑大灵山寨和斗方山寨等工事，与清兵对峙。

公元 1853 年正月，太平军攻克县城，从此与清军在本县展开了长达 15 年的争夺战。

公元 1926 年，国民革命党进入境内，击溃北洋军阀残部。

中共“八七”会议后，红十五军、红九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先后转战浠水，建立红色革命政权。

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进驻县城。

1947 年 10 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取浠城，刘邓首长登临境内三角山顶峰，一览众山小。

1947 年 4 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举占领县城；5 月 15 日，浠水全境解放。从此，故园无战事，人民安居乐业，迎来新中国。

常言道：“好男儿志在四方。”浠水人看不起那些在“跟前地埠”（本地）横行霸道的家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莫要关门角儿斗”，那不算好汉。

自古以来，能稳健地走出故乡，在外谋生的人们，主要是三条途经：一是科举或高考，二是参军习武，三是招工。浠水出文人，是全国知名的“记者县”，名声在外。其实，浠水籍摇“笔杆子”的高手如过江之鲫，不乏位高权重者；而拿“枪杆子”的将士也是代代出英贤，令敌人闻“浠”丧胆，甘拜下风。

下面，且听我“点兵点将”，穿越历史的烽火硝烟，走近大漠边塞，寻找顶天立地的浠水男儿——

元明清三代的将士有：元朝将领薛天定，平定闽、广的急先锋；天完国将领王普善，辅佐徐寿辉定都蕲水；明代永乐年间，将军王聪出征鞑靼人，马革裹尸还，追封漳国公；明嘉靖武状元文

质，封昭义将军，其子应诏，封昭勇将军；明万历进士、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武进士、光绪帝蓝翎侍卫何梦龙，协力抵御八国联军获重奖……

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湖北的荆珂”、武昌首义烈士、谋刺清军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的烈士王汉；同盟会员、陆军二级上将孔庚；北伐军海军总司令、海军中将汤芑铭；代表湖北省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国民党少将李石樵；国民党中将陶钧；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徐复观等等。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新中国，无数浠水儿女听从党的召唤，远走他乡，活跃在大江南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机智地潜入敌人内部。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英烈墙上，记录下了英烈们的名字：

闻允志（1903-1940），1926年入党，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在奉调八路军延安总部途中，为掩护徐向前司令员安全突围，在强渡卫河时，不幸牺牲，如今长眠在邯郸冀鲁豫烈士陵园。

程咏吾（1905-1943），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新四军第四师警卫团团团长，英勇善战，屡挫日伪军，所部被称为“程大胡子部队”，后病逝军中。

徐楚光（1909-1948），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学员，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因叛徒告密，被秘密杀害于南京。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主角江波的原型就是徐楚光。

胡天铎（1901-1935），字修雨，号天铎，亦号天桃，1927年入党。1934年随方志敏部北上抗日，任红十军二十一师师长，后



在江西上饶怀玉山兵败被俘。

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真切记录了国民党旅长王耀武眼前的红军师长胡天桃：“上身穿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一身戎装的王耀武十分震惊。随后，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事关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的交锋。胡师长只求速死，严守党的秘密，终被枪杀。

该书记载，胡天桃坦荡地说：“我没有家，家里没有人，不要保护。”而据浠水县志记载，胡天桃，谱名胡良贵，兰溪镇蒿子岭村人，兄弟三人。结婚当天，险被逮捕，幸得家人协助，从天井逃走，再次踏上革命征程。娶妻董氏，1943年去世，有嗣子……

建国以后，革命老区人民翻身得解放，倍加欢欣鼓舞。上百万浠水儿女，热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更涌现出了数位中外闻名的浠水籍战斗英雄：

抗美援朝战场上，1952年10月，四川籍邱少云在烈火中牺牲了。你想不到的是，同名同姓的浠水籍邱少云，却在1951年10月牺牲了，他在朝鲜战场身绑炸药包，舍身炸毁疯狂扑过来的敌军坦克。

邱少云，又名邱怡甫，浠水汪岗邱家湾人，1920年3月生，1947年加入新四军，1950年10月19日赴朝作战，终年31岁……

中苏边境线上，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以西，总面积0.9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苏军悍然向我方开枪开炮！3月15日，苏军趁着夜色出动6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入侵。在缺乏重型武器不利的作



战条件下，我边防部队营长冷鹏飞沉着应战，指挥战士用火箭筒近距离封锁，又命令步兵主动出击，硬是把敌人赶下小岛，还成功缴获了苏军的新型王牌武器——T62 型坦克。至今，“战利品”依然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冷鹏飞，浠水县胡河乡人，1933 年 1 月生，1956 年 2 月入伍，1988 年 9 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原 23 集团军副军长；全国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委员……

据家乡人介绍，如今 83 岁高龄的老将军，身板硬朗，生活简单，与长子一家居住在辽宁大连。每次盛饭，将军还是爱用家乡土窑烧制的那种蓝边大糙碗……

而我老家的同龄人，还有几位正在军中服役。我记得上中学阶段，每年征兵季，家乡人叫“面兵”，即参加征兵体检和面试。那时候的高考前还有“招飞”一说，因身体素质过硬，好几位同学先后幸运地被录取为飞行员，提前上了军校。

而我虽有莽夫的脾气，但体格文弱些。父亲要我考大学，我也担心吃不了部队的苦头当“逃兵”，也就从没有动过“面兵”的念头。眼巴巴地欢送身边的同学，逃离了高考，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红花进入了部队的“大熔炉”。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我早上给老同学万晓铭团长发了一条信息，祝节日快乐！并问他是否回浠水与妻儿团聚了？他回复说，还在海上执行任务呢！一晃从军快三十年的海军舰长，谈起转业，他说也不知道以后能干点啥好……

末了，我姑且援引同乡先贤、新儒学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的话。他在《辛亥革命精神之坠失》一文中对楚人的论断，可以移为



对浠水男儿的评语：

“楚人任侠敢任，而尝有守孤抱以轻天下之情，故历史上秉大义以发天下之大难者多为楚人。发大难而不计其功，有其功而亦不以此自拘自滞，自矜自恃者，亦多为楚人。盖楚人有性情之真，而少功名之念，此楚人之所以失，亦楚人之所以得。”

北京四季少雨，而据天气预报说：今夜有雨。我不禁随口吟诵起陆游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古往今来，金戈铁马，多少浠水男儿驰骋疆场。有勇有谋，气吞万里如虎，杀敌报国，名垂青史。

青春年少时，我无缘穿上国防绿，转而投身开创“两弹一艇”事业的核工业战线，也希望多沾一些军人的豪气。真心实意，我永远仰视浠水籍军人！

04 风雨老屋四十春

七十岁的母亲和哥哥相依为命，驻守着故乡的老屋，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年年须得回故乡的小山村看看，每次在老屋住下，歇一两夜。谈不上尽孝，就是让母亲看见可触摸的儿子，那比汇去一笔巨款还有满足感。母亲常说，有人比什么都强。好比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可我一介书生，肩不能挑，背不能驮，耕地种田完全是个“白鼻子”（外行），如何能从土地中刨食活命？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干农活的“老把式”眼中，我只是个“陷脚管子”，没什么大用处。“陷”字，家乡方言音同“汗”，就是被毁了、被废了的意思。“脚管子”即是“腿”，以部分指代整体——人。

耕读传家，这是农耕时代最流行的“两手抓”。耕种是创造踏实的日用不缺的物质基础，读书是向上向善的人生阶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农人手中掠夺土地和粮食，从读书人那里收割思想和人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中国读书人千百年来的梦。我的父亲自然不能免俗，也走不出这个梦幻的肥皂泡。

于是，我成了乡村中的“圈养动物”。六岁就迈进了乡村的学堂，回家还得应付有民办教师经历的父亲的“家学”。无形之中，父亲给我垒了一堵高高的墙，隔开了绿色的田野和四时的农事……

故乡的人们，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辈子就这么几件大事：结



婚、生子、盖房子、百年归世（死亡）。一件跟着一件，一事撵着一事。几十年的生命，就这么匆匆忙忙消磨掉了，这就是人生。

“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故乡地处鄂东的丘陵地区，房前不远处是世代耕种的田园，而屋后的青山则是祖先安息的所在。功名利禄，终归是一抔黄土掩埋，和族谱上留下几行冰冷的固化格式的人物小传……

听长辈们说，解放前，我家是个大家族，有几进几重的房屋，中间是天井。而我儿时见到的家，是低矮的四小间泥巴房。唯一能见证“祖上曾经阔过”的，是躺下来，可以仰望头顶当地少见的宽阔蛮实的楼板，以及爷爷用过的私塾教材。

父亲常常感叹道：瓦有一仰一扑，人有一穷一富，自然之道也。瓦，泥巴烧制品，屋顶遮风挡雨用，形如英文字母 C 的半弧形。“扑瓦”，就是将瓦倒扣，弧形凸起，C 的开口向下。反之，则叫“仰瓦”。

湖北乡间的传统民居，屋顶多覆盖密密的灰黑瓦片。仰瓦，依次重重叠叠，形成顺势而下的水槽。扑瓦，则是盖在仰瓦上面，既是屋顶的外层屏蔽，又能咬合形成散热通风的空腔。这一建筑工艺，颇像人的上下两片嘴唇，那么严丝合缝地配合着，共同迎接风霜雨雪的挑战。老百姓有个形象的说法：扑瓦、仰瓦，瓦压瓦。

坦率地讲，在我们鄂东地区那人多田少的偏僻山村，即使是过去的地主富农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何况大多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原始小村落，彼此通婚的半径也往往不过三五里地，亲戚套亲戚，人情面子又很看重。邻里乡亲和谐相处，守望相助。谁好意思拉下老脸，狠心欺负和盘剥他人呢？

再说祖屋的场坪，像一块摊开的米粑粑，左邻右舍盖新房的，



东咬一口，西咬一口，蚕食得剩个巴掌心儿。要想建座稍稍宽敞的新房，必须另外选址了。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起心要建房，老家叫“想做屋”。村庄坐落在两山之坳，像两只大手捧着护着，空间极其逼仄，可选择的余地也有限。而祖屋后面的半坡上，还有块相对开阔的空地，但四处可见岩石和麻骨石，凸凹不平。

听说，此前好几个村民相中过，但碍于平整石头的工程量太大，最终“放生”了。有人用那种如啄木鸟长喙的“洋干嘴”（一种专挖石头等硬物的尖利铁器），挖得“砰砰”作响，铁石撞击火星四溅，却无济于事。

父亲的智商高是公认的。他却惯于用笨办法待人处事，为别人多考虑，宁意自己吃点亏。父亲说过，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持之以恒，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而开挖新的地基，是父亲践行愚公精神的最好案例。

前后大约两年之久，父亲除了村会计的正常工作不耽误，起早贪黑，压缩休息时间，一锄一钎地干起来。劳动工具磨钝了，再换一把。手上起水泡了，磨成老茧。“秋月春风等闲度”，父亲像笨拙的小蚂蚁风雨中搬家，又像勤劳的小蜜蜂采花酿蜜，一点一滴地凿平那片地基。

未经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该节选内容。违者将被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如有需要请购买原版书。

<http://product.dangdang.com/24176892.html>



三峡小微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